

改革论坛

我国保证粮食安全的底气何在

【核心提示】民以食为天。在我们这么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,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,也是农业农村工作的一个永恒主题。粮食生产和供应是国民生活的底线,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国民经济发

展、社会稳定的全局性战略问题,可以说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,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“压舱石”。

□梁启东

粮食安全有赖于粮食市场稳定,而市场稳定的关键,一是供应充足,二是价格稳定。

从粮食供应角度看,近年来,我国粮食已经保持了“17连丰”,特别是“十三五”以来,一直稳定在1.3万亿斤以上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显示,全年粮食产量66949万吨,比上年增加565万吨,增产0.9%。由于大力实施“藏粮于技”“藏粮于地”,粮食产量稳步提升,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跨上70%台阶,粮食作物良种覆盖率保持在96%以上,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超过45%。目前我国每年人均粮食占有量474公斤,连续多

年超过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。同时粮食质量不断提高,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明显增加,强筋、弱筋优质专用小麦占比提高到35.8%,优质稻谷面积进一步扩大。2018年末,全国纳入粮食产业经济统计的2.3万户企业,工业总产值突破3万亿元,从质量效益看,2018年粮食深加工增值增幅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3.8个百分点。

从粮食市场和粮食价格角度看,近年来国际市场粮价呈现“过山车”态势,几次出现大幅波动。与国际粮食市场波动相比,我国粮价总体保持平稳,在合理区间内小幅波动,这得益于党的十八大以来“以我为主、立足国内、确保产能、适度进口、科技支撑”的国家粮食

安全战略,得益于国家粮食生产补贴和价格补贴政策的有效支持,得益于国家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、促进技术进步等措施对粮食生产条件的有效改善,得益于广大农民种粮热情的提高。由于全面推进“三项补贴”改革,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得到调整,农民重新回到土地,重新焕发了种粮热情;由于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加强,2019年全国新增高标准农田达8150万亩;由于不断促进技术进步,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2019年达到59.2%,2020年突破60%。中国农业科学院近日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:我国小麦2020年播种面积比2011年减少2700万亩,但产量增加1300万吨;水稻2020年播种面积比2011年减少393.6万亩,但产量增加897.7万

吨。这一减一增,反映的就是科技的力量。农业作为“弱质产业”,“靠天种地”“靠天吃饭”的局面得到有效缓解。

为保证粮食生产的持续安全,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粮食产量目标设定在1.3万亿斤以上,反映了国家对粮食安全的决心和信心。此外,针对这一预期目标,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表示,农业农村部做了三条具体的安排:一是压实责任。粮食安全要实行党政同责,将制定相关的考核办法,同时向各省份下达了今年粮食面积和产量任务。二是制定出台一系列支持粮食发展的政策措施。包括籼稻和小麦最低收购价,在去年每斤提高1分钱的基础上,今年继续提高1分钱。玉米、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

也继续保持稳定,完全成本保险、收入保险试点也扩大到三大粮食作物。三是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黑土地保护工程,今年还计划建设1亿亩高标准农田。

当然,并不是粮食产量增加了、质量提升了,就可以“马放南山,刀枪入库”。粮食生产中,还存在短板和弱项,比如部分种源依赖进口,大豆和玉米的产量与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等。因此,保障粮食安全必须持续发力,久久为功。要打好种业翻身仗,开展种源“卡脖子”技术攻关,从稳定科技人才队伍等入手,强化农业科技开发力度。同时,顺应粮食消费新趋势,加快优化粮食生产结构,特别是提高国产大豆产业竞争力;加强对国际国内粮食市场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,避免恐慌性购买和囤积;加强与WTO等国际组织沟通和合作,遏制农业贸易限制措施抬头趋势,保证我国粮食安全。

(摘编自《光明网》)

现象评说

各抒己见

解种子难题 上“种子选手”

理性看待村落的变化

□刘婕

在粮食安全问题上,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聚焦种子和耕地,提出开展种源“卡脖子”技术攻关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等着眼长远的战略举措。

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,任何时候都不能松。当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难以为继,粮食生产必须更加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发展,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就成为最重大、最关键、最根本的出路和措施。在此,为何要特别强调“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”?因为农安天下,种为基石,种业竞争关系到整个国家、整个农业产业的竞争能力,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高科技战争。事实上,我国种业自主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,有的种子“进口的按粒卖、国产的论斤卖”;而在消费升级背景下,老百姓不仅要“吃饱”,更要“吃好”。因此,解决好种子问

题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。

种业是农业的“芯片”,“中国粮”要用“中国种”。目前,我国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,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已超过95%。前不久,由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团队研发的杂交水稻双季亩产突破1500公斤大关,这就是优秀基因的威力!而放眼河南,在国家小麦优良品种繁育基地温县,形成了“行业专家+高校人才+乡土专家”育种人才梯队;在长葛种业小镇,一条现代蔬菜种子全产业链正在打造,大红袍萝卜、有机蔬菜长势喜人;“郑麦9023”“矮抗58”“浚单20”等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,全省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97%以上……增产、提质、降成本的好种子,成了农民增收的希望,也让中原粮仓王牌越擦越亮,“金扁担”越挑越稳当。

从豫产良种添彩“一带一路”,到省农科院参与航天诱变育种,再

到牵手荷兰育“科技良种”,河南正走出一条高科技、高端、高附加值的科技种业之路,致力于当好一名“种子选手”。但与此同时,我省种业科技创新面临着科研成果转化率偏低、科研人才流动不畅、技术研发低水平重复等问题,种业企业还存在规模较小、分散度较高、协同性较弱等短板。“十四五”即将开局,以保障安全为前提,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,解决好种子这个“小”问题,折射出新起点上以新发展格局应对世纪变局的大战略。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,要进一步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,加强种子库建设,尊重科学、严格监管,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。

解决种子难题,还得靠“种子选手”持续发力。如果我们为这位“种子选手”画个像,或者说提几点希望,大概绕不过这几个关键词。一是权益改革,核心意义在于“赋权、让利”,比如明确科研人员在成

果中所占的权益比例。二是政策扶持,引导企业构建商业化育种研发体系,资本市场与种子企业结合更加紧密。三是自主创新,以生物育种技术为核心的全球种业科技创新日新月异,面临严峻挑战,只有围绕品种、品质、品牌做文章,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品种,攻克一批高精尖、突破性关键核心技术,才能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。

中国种业十大功勋人物、2020年河南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程相文,从事玉米新品种选育和高产栽培技术研究57年,只因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——为人民培育出更多更好的种子。确保国家粮食安全,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,需要更多像程相文一样的“种子选手”,没有怨言、只有奋斗,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,不屈不挠奋力打造中国粮食安全的基座!

(摘编自《河南日报》)

让青年在乡村振兴中实现自我

□黄波

“年轻人要敏锐地抓住乡村振兴这一历史性的机遇。”两会期间,全国人大代表、四川省苍溪县白驿镇岷云村党支部书记李君深有感触地表示,乡村振兴的希望在于我们这代年轻人的奋斗。他认为,吸引年轻人回归乡村,不光要靠情怀,还要通过坚持实施更富活力的措施,“让更多年轻人看到返乡创业的希望”。

在2021年2月25日闭幕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,李君这个“80后”刚刚获得了“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”的荣誉,而正是乡村振兴战略让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变。13年前,他是公司高管,拿着

18万元的年薪,管理着一大帮人。如今,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基层干部,正带领着当地村民一起奔向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。

“乡村振兴的希望在于我们这代年轻人的奋斗”,这是个人的抱负,也是一份家国的担当。乡村振兴,核心在人,重点在青年。能否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到这个伟大的事业中,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成败。

为什么要回到家乡?对于那些已经逐渐适应城市生活也不乏成长机会的年轻人来说,这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。前不久,一份“乡村振兴中的青年参与和发展”报告披露,“家乡情怀是返乡创业的主要动机”。

因乡愁、情怀回到家乡,想为家乡做些事情,这份桑梓之情让人感动。但仅靠情怀来吸引年轻人显然不够。实际上,为吸引、鼓励青年参与到乡村振兴中,近年来各地都出台了少措施,如通过招聘任用、选派援助等方式为三农建设提供了新鲜血液,这些年轻人扎根基层,为乡村振兴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着眼于未来,大力改善乡村发展环境、给青年提供更多发展空间应该是吸引青年的关键。与此同时,还需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,进一步完善农业产业扶持政策。受过城市文明影响的青年和他们的先辈不同,对乡村治理往往有着更高的期待,因此,也

有必要拓宽新一代乡村青年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。

乡村振兴,市场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,让青年和市场有机结合无疑是非常有效的办法。2021年3月5日,被网民亲切称为“菠萝妹妹”的王小颖乘坐“徐闻菠萝”高铁专列到达北京,以微综艺直播的方式给大家讲述了徐闻菠萝的故事。因为菠萝,王小颖走出了广东省的徐闻县,不仅卖菠萝,还通过助农直播卖荔枝、卖龙眼、卖苹果……前景也越来越广阔,她的故事也呈现了农业发展的无限可能。

“让更多年轻人看到返乡创业的希望”,这样的希望为青年所期盼,也是乡村振兴之必须。

(摘编自《南方都市报》)

70后的人,未来不是让他回到县城和镇,这些人应该“落”在他的就业地,乡村未来是真正成为寻找乡愁的地方。

不要去动现有的村落,这是农民的资本积累。农民过去几十年在城市挣钱盖的住房,就是他的资本。但是,在整个村落的空间结构下,可以试行按时点的存量和增量的制度调整。

比如:从70后这一拨开始,以后不再在原来的村落分配宅基地;村庄新盖房,不要在原来的村落盖,而是在乡村适度的聚居区形成新的聚落——我是这个村某个小组的,但这个小组不再给宅基地,而是在一个适度的村落聚居的地方——通过规划,比如三个小队可能形成一个村落,给他宅基地的资格权、有偿取得、进行村庄规划,形成有序、有公共服务、提供公共品的村庄聚落。老房子,如果再重新翻建,对不起,不能在原村落继续盖了,您的宅基地置换到新的村落,到那儿去盖。但不要做那种行政性的大集聚,不要发生以镇为单位集聚——不要都把人聚在镇和县城,而是聚在适度的村庄。已经市民化的人口,未来回来找乡愁,可以有偿配置宅基地。另外,村里原来已经有房的,房子用到一定年限以后,把宅基地置换到这些聚落。

这样村落聚集地适度调整后,村庄的形态,就从原来农耕的村落形态形成适度的集聚,公共服务也可以提供,乡村的养老问题也可以解决。现在老人在农村,找不到人。不仅仅是跟他在外边的儿子、儿媳勾联系不上,可能隔三五家才有一个老人,人都喊不着。但适度集聚以后,这些老人基本都在一个聚落里,在这些集聚的村落提供养老设施,老人问题也解决了。

(摘编自《乡村振兴大政要论》)